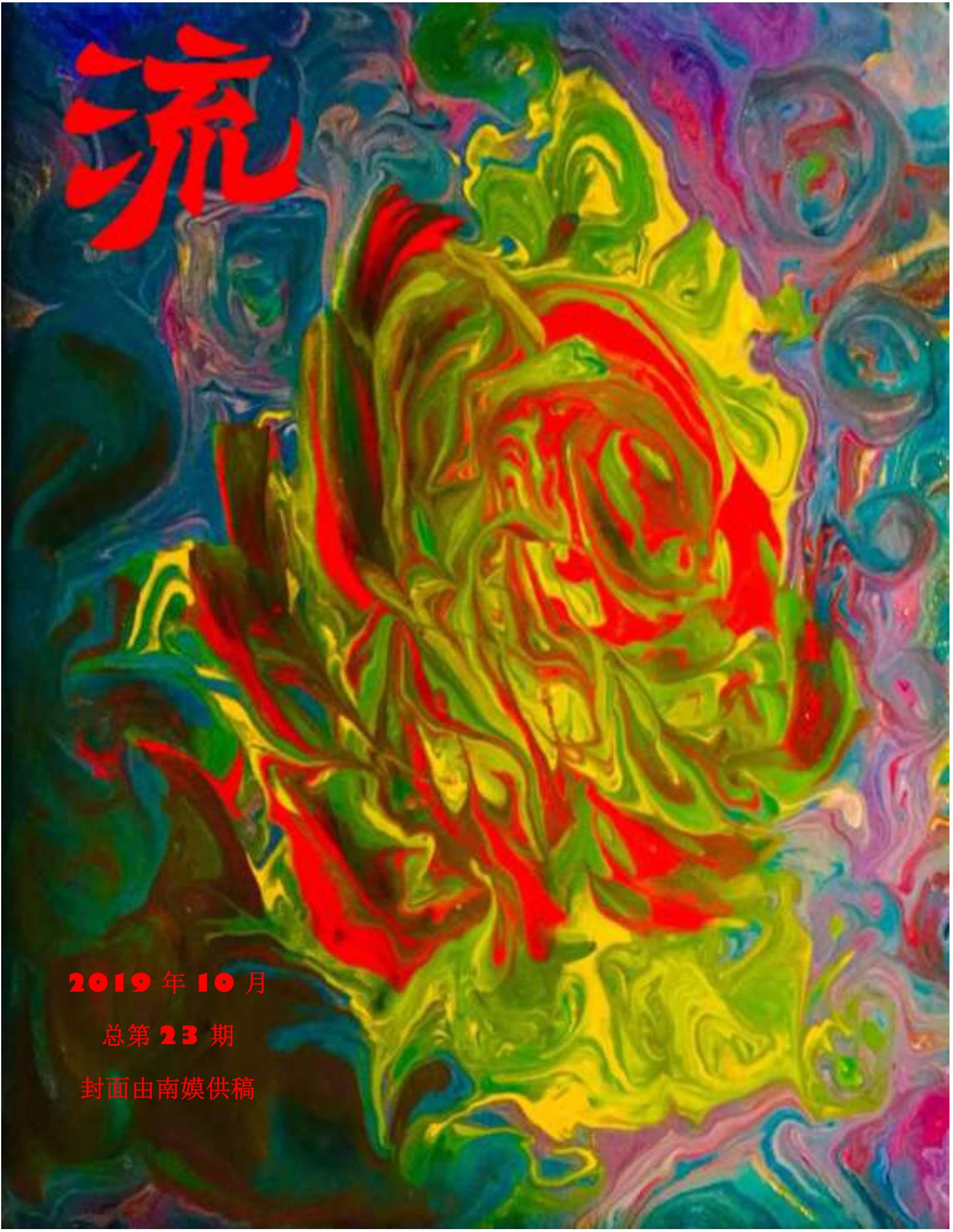


# 流

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vibrant, swirling colors including red, yellow, green, blue, and purple. The composition is dynamic and textured, with a central focus of red and yellow-green swirls.

2019年10月

总第23期

封面由南嫫供稿

# 目录

编辑寄语：十句话（童歌） .....	3
浓得化不开 (芥子) .....	5
卡城风光摄影师云卷云舒作品 .....	6
梦回江南（叶虻） .....	8
南嫫的诗 你和你的身体 .....	10
狗聊系列 4-6（李江） .....	13
毕加索系列：名画《柯尔尼卡》欣赏（沁梦） .....	19
童歌专栏: 劫持 .....	24
露易丝湖三首(姍竹) .....	25
印第安 酋长乌鸦爪（下）（耕者） .....	27
Novel <<Horse>> chapter 25-27 (Steven Neu) .....	30
2019 年中国十大民营石油企业出炉（石油 Link） .....	36

## 《流》杂志编辑



老牛



童歌



婭竹

#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magazine.flow@Yahoo.com](mailto:magazine.flow@Yahoo.com)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magazine.flow@Yahoo.com](mailto:magazine.flow@Yahoo.com)

## 编辑寄语：十句话（童歌）

曾在微信上看到过这十句话，刚好又要写编辑寄语了，正愁着没题目，就借题发挥吧。

### 1.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被逼无非有三种：别人逼自己干不愿意干的事，自己逼自己干不愿意干的事，自己逼自己干喜欢干的事。前两种情况都不难理解，无非是为了生存，为了家庭，为了面子，为了息事宁人，为了不伤和气，为了能在圈子里混下去，甚至为了报恩等等。但是第三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情还要逼吗？

当然。

在我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一生里，遇到过多少人后悔当初没有逼自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比如追求自己的梦想，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合，多陪陪孩子家人，跟好友保持联系，去外边的世界看看等等。直到有一天如梦方醒，但为时过晚。人的一生，刷的一下就过去了。我也遇到过不少理科生，明明酷爱文学艺术，但是“为了生存”，或是被逼无奈，当年弃文学理。也有人学了文科中实的用学科（如我自己）。他们中不乏有灵气的人。我每每遇到这样的人，都不禁感慨，倘若他/她当年逼自己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那将是怎样的一番人生呀。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辈子没白活。而且，我从不相信艺术家就与穷困潦倒画等号，何况你还有可能成为 J. K. Rowling。

### 2. 如果你简单，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

当你逼自己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你就会变得简单，你的世界也就变得简单了。因为你全神贯注地演奏着自己的人生乐章时，其它的声音都成了噪音，都不重要了。

### 3. 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所以出场之前一定要想好演哪出剧。

### 3. 怀才就象怀孕，时间久了就会被看出来

这句话怎么读起来这么爽？我还要加一句，即使别人还没看出来，自己应该知道。你所要做的只是顺其自然，而不要人工流产。

### 4. 过去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酒逢千杯知己少

当你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时，就不必应酬，不必逢迎。酒可以喝，但无需千杯。

### 5. 人生如果错了方向，停止就是进步

认清方向需要智慧，停止需要勇气。

### 6. 人生两大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志

我不认为踌躇满志是人生悲剧，除非既踌躇满志又无所事事。

### 7. 人生和爱情一样，错过了爱情就错过了人生

错过梦想不也是错过了一生吗？

### 8. 天下有钱人终成眷属

大概是在中国吧。

9. 要成功，需要朋友；要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不需要激励，不需要竞争，所以不需要敌人。



## 浓得化不开 (芥子)

芥子，卡尔加里华文教师，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文综》，《红杉林》，《世界日报》，《侨报》，《萌芽》，《海峡》，《出国与就业》，《现代家庭》，《江南都市报》等刊物上发表散文与小说，著有散文集《流动的盛宴》。现为《小朋友之友》的专栏作家。

掌灯了。从长株潭汽车站下车，我有点疲倦，好像刚刚从一次漫长的旅行中归来。沿着繁忙的大街往前走，想找一个今夜歇脚的地方。拐了一个弯，眼前出现了一个苏式建筑，方方正正，左右对称，中间一个钟楼，钟楼顶上是一个火炬，两边是“长沙”两个字。这不是长沙火车站吗，我一下子掉入那久已遗忘的过去之中，二十年前在长沙火车站挤绿皮车上大学的情景恍若眼前！我不是曾经越走越远吗，怎么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广场附近的大楼霓虹灯闪烁，不夜城的样子，可比当年热闹多了。许多人身挑肩扛地排队进站，内有不少年青人嚼着槟榔，信步前行。他们去哪里呢，也如当年的我，持半价票去上大学吗？我沿着火车站前的回廊走，看到一个李先生连锁快餐店，这个李先生我认识，是二十年前的加州牛肉面馆改头换面来的。那时我还真以为加州人爱吃牛肉面，后来去了加州才知道，那里的中餐馆里多卖粤菜，收的是绿色钞票，氛围却伧俗老旧得像八十年代的国营餐厅，油腻腻的。李先生里飘出歌声，歌声唱道：“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回到中国，总是能听到这种遣倦悲凉的流行歌曲，不像在加拿大听到的那样高调而直白，“宝贝，我为你发疯！”或者“你能把全部的你给我吗？”

有一种快乐是经历悲伤，唱歌的人未必真伤心，大概挺享受悲情，而我真的有点落寞，五脏六腑都郁结着一个化不开的东西。这二十年是怎样地倏忽而逝，时间，谁能拦住它，不让他过去？

继续往前走，我在寻找什么呢？走到出站口，有人用抑扬顿挫的湖南话吆喝：“常德常德——！株洲株洲——！浏阳浏阳——！”声声都钻进我的心里去，这就是我今晚要寻找的。大学里最开心的事情，是考完试后回家，女生总是婆婆妈妈，行李已经塞满了东西，还要带一本砖头厚的高数课本，准备寒假接着用功。那时候的绿皮火车真挤，当一声长啸，裂帛一般，列车进站，汹涌的人群好像骚乱的蚂蚁，推推搡搡，徒劳无益地在高高的车窗下奔跑；那时候的绿皮火车真慢，走走停停，经常晚点，一天半之后，到了长沙，也就到家门口了，一下火车立即感到南方空气的潮湿，整个人像生锈了一般，心情也像被夜里的露水打湿了。在火车上相处了一世纪、聊了一车皮话的同学就要在这里分手，各自回家。男生帮女生拎着沉重的行李，走出车站，就能听到这些吆喝声。今夜，我又听到了它，这声音与当年的完全一样，声调、节奏一点也没变。那时候的日子是轻盈的，忧愁也是快乐的忧愁。然而火车终要到站，大学也要毕业，就要走进真实的世界，却还只会读书考试，并未作好准备，而且怯场；毕业后，我经历了每个人都有的阶段，见到一座山，总是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风景。如果重来，我一定不学劳什子高数，更不会考完试还把课本背回家，其实当年背回老家的课本，一页也没有看；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要学会感恩，感恩深夜帮我提过行李的人。

突然，有个人叫我“美女”，把我拉回到现实，他拿个“住宿”字样的纸牌子问我：“美女，住宿吗？”我摇摇头，他

又问：“几点的车？”我仍摇摇头，看我不理，他才走了。中国何时对女士的称呼全改为美女了，那时候，他们称我同志，现在却称我美女，真真的秋行夏令。中国在变，我也在变，我们之间毕竟隔了一份长长的岁月，以后再来，他们会叫我什么？

我走过很多地方，但好像近乎一种宿命，今晚又回到了原点，我的心有点混乱。席慕容说，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当时也许不觉得，但是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没想到，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湖南人的吆喝声，竟然就是那种具有深意的安排，我才发现，原来最好的风景，不在山后头，而是在，人的心里。

（本文见美国《红杉林》2018 秋季号）



## 卡城风光摄影师云卷云舒作品



云卷云舒是卡城知名度很高的女自由风光摄影师，视觉中国 500px 签约摄影师。她的作品曾多次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收录并作为封面。摄影与她而言意味着丰盛的生命，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与人分享的快乐。



梦幻朱砂湖

Vermillion 湖上的日出。零下 30 度的朱砂湖，仍然流淌着温情。



## 霞光里的冰泡

班夫国家公园明尼万卡湖往年很难拍到冰泡，因为大雪会早早地把冰面覆盖直到春天化雪。今年加拿大落基山暖冬，雪下得少，好处之一就是我所住的卡尔加里附近一小时车程很多湖大片冰面没有雪很容易发现冰泡，不用再山长水远开车几个小时去亚伯拉罕湖了。



## 阳光照耀阿西尼薄因山

阿西尼薄因山 (Mount Assiniboine) 位于 BC 省和阿尔伯塔交界的落基山深处，没有公路到达，只能坐直升飞机或者徒步 26 公里才能进入。因为人迹罕至，这里就像一位遗世而独立的绝代佳人。图片中白色的尖峰就是阿西尼薄因山，也被称为加拿大的马特洪峰。



## 梦开始的地方

在班夫国家公园的 Dream Place 从梦莲湖徒步一小时来到慰心湖 (consolation lake)。静静的坐在石头上，眼前的一切让人烦恼顿消，心灵得到安慰。



## 落基山风雨彩虹

周末去爬弓湖旁边的 Bow Summit，一路忽晴忽雨，几度看见彩虹。走到这里，刚好看到一簇簇野花绽放在彩虹下。



## 盘龙锁锡安

美国锡安国家公园。暮色苍茫中俯瞰锡安峡谷，一条金龙正穿梭在其中。天色已晚，过往车辆很稀少，拍了 4 张叠加才得到一张完整的车轨

## 梦回江南（叶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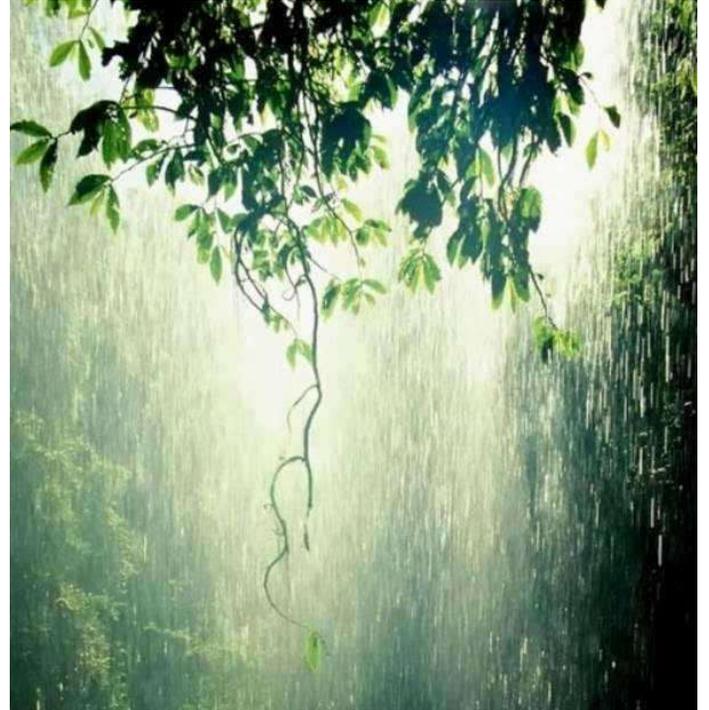
作者简介：叶虻，北京人。诗歌和散文散见《南方文学》《贵阳晚报》《诗歌周刊》《中国校外教育》《北美清风文萃》《佛州经济导报》《蒙特利尔华人报》台湾《南华报》等报纸和杂志期刊；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得网络文学优秀奖，作品入选《中国网络诗歌年鉴》《北大百年新诗选》《当代诗卷》等多种诗歌合集。作品多半以上为爱情题材，有情歌诗人的美誉。

### 雨

雨是一种剔透的谎言  
这个城市没有你  
而周边的乡野你也未曾涉足  
雨返回我书写的笔记  
聊草的雨 淅淅沥沥的文字  
这个紊乱的黄昏 寂静的门廊  
和一扇雨渍斑斑 朝北的窗户  
我提笔时想起你  
你是这个世界唯一缺乏痕迹的存在  
雨在我脑海里 而你正在我的对面

眼神湿润 如不堪负重的花朵

你在雨之外 而我委身于雨  
你和我的想像  
谁更接近谎言



### 路过

在一枚雨滴后面  
小镇此刻变得灰暗  
雨滴是假想的水  
小镇是虚拟的存在  
唯有我们是真实的路过

### 火车

亲爱的 让我们一起度过远方  
度过那些沉闷的旅行  
还有窗外躲闪不及的风景

我们并不比一副铁轨的间距更近  
也不比两个会让站更远  
我们只是一起度过远方  
当萤豆般的灯火飞起  
当村庄滞留在下雪的路上

其实那一刻 火车就是我们  
是一种不情愿的流逝  
和无奈的奔驰  
我们的诗句多象一个女孩子脸上的雀斑  
美丽得有点独特  
时光可以焚尽我们的诗稿  
但焚不尽 把梦还没有作完的我们

我们的火车 蓝色的风信子  
它的车轮遍布荒野  
它的汽笛鸣响了一堆仓促的火焰  
远方是一种纵火  
用风驰电掣的钢铁  
用干柴饥饿的海水

还有掀开新婚盖头那一刻的  
忐忑 和迫不及待

### 残破

诗句并不残破  
它把被这个时代遗弃的爱悄悄捡起  
并把它们打磨成珠圆玉润的日子  
日子并不残破  
有风里淡淡的葵花味道  
它闲暇的美 多么像我们体内的果核  
即使我们凋零 我们仍有繁花无尽的血藏  
春风并不残破 她的十指青葱

恰好以凝脂的速度渡过垂暮  
一首老歌并不残破 只是沙哑如黄昏  
它有着我们对岁月的宽恕和对流逝的包容

我们被一本书打开 被文字阅读  
我们是走向脑海里的想象 如残荷摇曳  
谢幕的台词无需太多演技 只是忧伤反向  
刺骨  
我们的名字并不残破 它们回到一首诗里  
安详得如镜头前试妆的少女  
其实残破只是一把生锈的钥匙  
在寻找落入它圈套的锁眼  
但这一切似乎必然的过程 恰好不是我们

### 造访

我很想成为你雨夜书写的笔迹  
像蚂蚁那样原路折返  
如果此刻我和星空一起造访  
在你的房间 会有两处银辉  
太过洁癖的人心如止水  
像唐楷里的规矩 像荷花被忽略的裸足

我还想成为你冲泡的茶水  
去做春水里一只安闲的渡船  
此岸是你唇边的尘世  
满目灯火和落日的余晖  
彼岸是阔别的海水 写尽人生的荒芜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  
我愿成为一颗你泪水裸盐  
这世间最小的星球  
你的欣喜是一次大水  
你的忧郁是重蹈覆辙的汪洋  
此刻你的孤独如同夜半山寺的钟鸣  
而我的孤独是月落十分霜天里的客船

江枫和渔火之所以被一首诗铭记  
是因为在你我的寂寞之外  
再也没有人 委身于漂泊

## 夏天

如果我们站立着就能  
成为一条夏季的河流  
如果阳光鱼鳞般的跃动  
能够穿过我们身体  
如果我们能被一声鸟的啼鸣  
投掷到天空  
如果我们能和蔚蓝一起蔚蓝  
和葱郁一起葱郁  
那么我们一定是被夏天轻轻地吻过  
夏天因为我们而唇齿留芳  
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留  
就像星群不会被夜风吹散  
就像牧羊人的鞭子  
在草野深处清澈地回响

蜻蜓无常地出没  
我们如此没有缘由而又不可理喻  
当我们被这个世界 渐渐地  
渐渐地 遗忘



## 南嫫的诗 你和你的身体



南嫫，作家、诗人、资深媒体人。《女友》首席记者、中国新闻社《视点》月刊主编、《财神周刊》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专题节目策划。曾担任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东方之子、实话实说、360 度新闻、晚间新闻等新闻评论类节目策划。出版著作有：《跳不完的脱衣舞—新人类女性的迷失与自救》，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种姿态》、《上帝保佑谁》、《这次注定要昏倒》，陕西旅游出版社；《路上的孩子》福建人民出版社。中篇小说《花案》2008 年 2 月《青年文学》封面头条；报告文学《大师之哭》2006 年《读库》；报告文学《情感的记忆》2004 年《天涯》月刊；长篇小说《暗箱》云南人民出版社。

## 你和你的身体

欲望让你感到身体的存在  
病痛让你感到身体的存在  
死亡让你感到身体的存在  
你控制不住欲望  
你阻止不了病痛  
你却时刻触摸到身体的死亡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一生

你为它添加衣裳  
也添加幻想  
你用文字描述它  
用色彩渲染它  
你用音乐和舞蹈  
企图，让它飞翔  
这一生，都在完善和它的关系  
你努力寻求  
更好的途径  
你还找来灵魂  
这个无法描述的东西  
把生老病死一一装了进去

你想它或许在等待不朽  
而佛陀说  
不寂不灭  
五蕴皆空  
佛陀还说  
身体是个过程  
它承载的色相其实  
也可以看成空  
然而，那些色相  
个个都不空

你和你的身体在这个世界  
与他人无关  
很少有人相信这个真理  
你不用得意  
只有少数人抵达写着真理的地方  
你和你的身体  
就这样  
到时候再说吧

### 我打马而来

我打马而来  
无边的雪原  
我踩痛你千年万年的寂静  
踩痛你万年亿年的爱

我岂能穷尽你爱的宽厚  
只能把一颗柔软的心放进你凌厉的风霜  
我无法触碰你升起的晨曦  
只能把轻盈的驻步装进无垠的梦幻

我打马而来  
沉沉的森林啊  
你召唤我回到上古的梦塬  
我看到天神般的祖先  
面孔坚毅 身躯强壮  
炯亮的双眼燃烧着暗夜的雪原

我打马而来  
随风飘逝的河流啊  
平静如哲人的双眸  
你不曾唱出哀婉的歌  
却把敬畏摆在风中水中  
摆在天空 大地  
摆在云端 树梢  
摆在苍鹰盘旋的夕阳下  
摆在黑土呼吸的松软中

我打马而来  
溯流而上  
不愿回望踩踏的雪痕  
只愿鞭马疾进  
与苍鹰同翔

### 舞台

突然近了  
舞台  
像要开始一场  
耐力拉力赛

聚光灯下  
双眼干涩  
喧哗声里  
孤独像挥舞的乱棍

影影绰绰  
我真的能冲出人群冲向高山对着大江大河  
撕破嗓门喊吗.....  
不，你只能迎着逼近的黄昏  
看它 苍茫如血  
却染不红你双眼的干涩  
你只能爬上炫目的舞台  
把冷漠摆成比冷漠更酷的笑脸

你看着  
你的笑脸爬上舞台

演绎，关于英雄的谎言，  
唠叨，关于心愿的传说  
可你还是进入了角色  
幸福地流泪  
憋出一脸优雅的伤感  
把身体交给旋转的光  
把双手留在心的河流

你只是一个  
台下的看客  
你在看  
那张笑脸  
在台上演

### 栲页山

其实我记住的是一个笑容  
其实我记住的是一个高贵的笑容  
笑容下雪白的衣领  
笑容下修长的身影

其实我记住的是一个梦境  
一个儿时常常出现的梦境  
其实 我是奔赴而来  
只为那奇妙的梦

我从不知道 这梦里有你  
有你让人心醉的笑容

我只是悄然经过  
怕掀动了风  
怕风儿吹起了波痕，  
就这样悄然走过  
你是否听到  
梦中遥远的声音

### 枯坐

枯坐  
看雨中变幻的天空  
和 天边渐隐的山廓

旧成了旧  
累成了累  
倦成了倦  
空成了空

有车轮驰过的雨声  
急促如光  
划过  
无踪

有湿重的风  
夹带腐味的麦香  
收获即将到来  
这片麦田  
也即将逝去  
如光划过  
了然  
无痕

新的播种又会到来  
仍如风  
吹进眼帘  
让我看  
舞蹈  
挣扎  
与挥洒的姿态

如梦  
大梦也会醒  
雨，停了  
雾如晨曦  
泻地而走

雪山

高耸的山丘是河谷的王者  
驱使素颜的云丝在天际漫舞  
看寂静之木卷曲夏季的枝叶  
任飘荡的风吹动山坡平滑如绸  
有薄雪低吟  
有灰白的暮色勾勒  
麋鹿和黄羊高挂的绝壁  
像一幅先民的图画  
我无意叨扰冬雪的天庭  
却见满弓利箭坠落悬崖  
悄然无声  
飞狐和松鼠窜出洞穴  
溪水般轻巧灵动  
好一幅恢宏的寂寥  
万物潜动的雪山  
端庄朝圣

2019 预言

说着预言的盲者  
摸出圆润的石头  
和偶尔凸起的斜纹  
精进的修行探入接近风力的波  
听见门外喊：你可以前行，你可以勇往  
轰鸣喧闹像城市每日漫游的垃圾  
你触摸过比斜纹更深邃的血色吗  
你触摸过比血色更幽冥的蓝天吗  
你在失色的自得里苦笑吗  
你庆幸过失色的泽被？  
还是，把苦涩的笑颜做成过自虐的玩偶了？



李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退休媒体编辑、记者。中作协会员。出版作品：《双面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上下卷，四部集。获三年一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笑面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绝色股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人狗情缘》（北大方正集团，全国网络长篇小说大赛优秀奖）、《飘飞的蝴蝶》（中国当代十人小小说作家丛书第二集）。

四

野狗 B 带着野狗去见他心目中的崇拜者——那位盘踞在祁连山腰的大野狗。一路走，野狗很是兴奋，一边不停地问野狗 B 关于大野狗的情况。野狗 B 也就不厌其烦地给它一一道来。

原来，大野狗以前也是在城里一家大老板那里当看门狗，大老板工程完了，就把他抛弃了。大野狗在城市里流浪了一段，身无栖息之地，食无东西裹腹，恰又遇城里打狗，经常有一批批的流浪狗被四处捉到后，送到戈壁滩上流放，大野狗很招眼，当然就被捕了，放进铁笼车，送到祁连山下。

送来的流浪狗因没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大部分，都因饥寒交迫，或是遭其它猛兽的攻击而身亡。而大野狗适应野外生存力强很多，很快，就知道了哪里有耗子洞，哪里有旱獭出没，哪里有呱呱鸡鸣，就带领剩下不多的几条狗，顽强地活了下来，几经繁衍，成了一群。

野狗一路听，一路欣赏着大戈壁上的风光，兴奋无比——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好去处，虽然一路口渴腹饥，太阳曝晒，狂风猛吹，但心里，却是激情满怀，一点儿不感觉到苦与累——尽管两爪都跑出了血，浑身的汗将毛粘成了毡。

经过一天一夜跋涉，终于来到了山脚下，远远地，就看见了大野狗的营地——一个被人遗弃了的废煤矿点。

俩狗紧走两步，却横路被红柳丛蹿出的另俩狗拦住：“哪来的？”

俩狗报了来历与目的。

另俩狗：“等等，我先去给大王汇报一下。”

野狗纳闷，对野狗B：“这见个大野狗，还有如此程序？”

野狗B：“跟人学的，按理，狗没这规矩。”

呆一会，俩狗回来，道：“我家大王说了，既然是来落草的，就给你俩碗饭吃。但是，当守这里的规矩。”

俩狗沿条羊肠小道，被领上山去，绕几个弯，来到几个废弃的破煤窑前，见着一条大黑狗，正慵懒地半躺在一窑前破沙发中，见二狗进来，眯开一只眼。

野狗B：“狗爷，我们来投奔你。”

大野狗：“二位是怎么知道我这的？”

野狗B两前爪竖起，做恭维状：“狗爷的大名在城里都传疯，说成了精，领着一帮流浪狗如何如何，打下一片天下……下一步，好像人都吵吵着，要给您建祠——人好干这个。”

大野狗得意：“不会是人派你们来侦探我们的吧？到时候，给我们来个锅端？”

野狗B：“哪里哪里，狗爷你说的。他们人，最爱拜神拜鬼，你的故事真的被传成了神。不然，我从哪里知道你的？我俩真是慕你大名而来。”

大野狗吩咐手下：“去，先给他们点今天大伙吃剩下的皮囊，让他们填填肚子。关在外边的那个木栏栅里，审查两日。”

一群野狗不由分说将其两个揪了塞进栏栅。

野狗愕，对野狗B：“咋回事？我们投奔它们，为自由而来，怎么还要关我们？只有人对人不信任，哪有狗对狗，还不信任的？”

野狗B：“没办法的事，我估计，是在城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耳闻目染，跟上人学的。我们既然投奔人家而来，也就先认了。”

野狗：“刚来，就关禁闭，还倒不如了城里。听你刚才狗爷狗爷的，嘴那个甜！我们平时叫我们主人，才叫到‘爸’的辈份。在主人哪里当儿子，在这里，却当起了孙子！再说了，只有人与人之间，才这么称呼。哪有狗与狗之间，也爷爷长爷爷短的！”

野狗B嬉：“我这么叫，也是跟人学的，狗也是环境的产物。”

关了两天，禁闭解除了。大野狗大清早说：“看上去，你俩不像是人派来的细作。明天，就跟其它狗一起，去围猎吧。”

野狗私下里悄声道：“它让我们去围猎，他干嘛？他应该领着我们去呀。”

野狗B：“好多人的规矩，狗都学来了。我不是说，狗是环境的产物嘛。”

晚上，群狗将捕杀的对象——呈在大野狗面前表功。大野狗对众狗捕猎数量多寡，或表扬，或斥责一番，然后，他先开吃，众狗围观。等他吃完，众狗才下嘴。

野狗忿：“怎么他不捕猎，他倒先吃？而且，尽拣好的地方下口。”

野狗B：“跟人学来的。本来，我们的祖先，都是群捕群吃，没有等级观的。”

野狗：“你看看，专们吃腱子肉，饕饕踹的肉，全留给下边其它狗。我以前听你把他吹得多好，实际接触，哪有你说的那么好？看来，任何事情，都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里其实并不自由平等。”

晚上睡觉，他俩虽被解除了考察，但却被支到个最外边的山坡下去睡，没遮没挡，冷风嗖嗖。野狗就又生埋怨：“你看看，他呆在窑洞里，身子底下是沙发，沙发上，又有软和的褥子。有地儿也不让我们进去，将我们赶在这里。这跟在城里半夜墓地里呆的生活，有啥两样？”

野狗B：“跟人学的，显示他的位尊。以前的狗，是没有这些个毛病的。既然来了，就忍吧。毕竟吃的是新鲜的肉，又没有了被追杀的恐惧。”

又过了两天，野狗又悄声埋怨：“妈妈的，所有的母狗，都被它一狗独占。我今天想跟一母狗粘点腥，它马上冲上来，向我猛吼两声，吓死我！在城里时，我还偶尔能捞到条母流浪狗，占个便宜。在这里，连这点机会也没了，交配权，都被它一个占了，这公平嘛？”

野狗B：“这毛病，好像是出自本能。凡动物，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人也一样，不过进化了一点罢了。”

野狗：“吃，得吃他吃剩的；住，他住最好的；围猎，他不动，全由我们去；母狗，全由他占着。还得一天听他的管束，训斥。这日子，过得有个啥滋味，倒不如回城去，伴个流浪母狗，石榴裙下快活，就是被送到火锅店，也值！”

野狗B：“忍忍吧。你不听狗爷每天都给我们说嘛，等猴年马月后，人就会自个把自个弄绝种的——听说，他们人的精子，现在都在

退化。等城里的人死绝了，生态环境就会好起来，山里的动物也就会多起来。到那时，围猎一天，就可以躺着吃十天。母狗嘛，群大了，有的是，狗爷一个也全占不完——就像现在的人。它会分出一些个供大家共享的。”

野狗：“你对他张口狗爷闭口狗爷的，我看纯粹就是一种盲目的个狗崇拜。它其实就是在撒谎骗我们。”

野狗B：“那么多的狗，都在鼓巴掌，就不信。”

野狗：“他是在给我们画大饼。猴年马月，那时，我和你，包括现在所有的狗和它——你的狗爷，早都死光光了！”

野狗B：“你确实是一条很独的狗，很不适合在群里生活。我是不想走了，要走，你走吧。呆这里，其它好处没有，但有一条，有归属感。”

野狗：“我他妈的要找这种归属感，当年就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我主人家，何必绕这么大一圈，来遭这个罪！起码我家主人没有它这么霸道，只是蠢点而已。比起它的霸道与独裁来，我家主人的愚蠢，就显得可爱和可以原谅多了！”

野狗B：“你别忘了，这里没有被杀的风险。你看看这里的狗们，都一个个很顺从狗爷，很爱这狗群，因为自个弱小嘛。弱小，就爱群，就能忍受狗爷的一切。大家伙在一起，就有一种强大感，别的大动物们，就不敢犯我们。”

野狗：“投胎个狗，见识不浅也得浅啊！眼光光盯在了外边！你怎么就能保证，狗群内不起纷争？狗不杀狗？你不是之前反复说，狗跟人学了好多？”

## 五

野狗最终无法忍受山上的一切，选择了逃离。

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辛，重到城里，返回了自个主人家门前，叫了两声：“爹、妈。”

门开了，两位主人激动万分：“小爹呀，让我们找遍了，你这儿是上哪去了？”

另一位：“气性还忒大，打你两下就跑了！打你是爱你，知道吗？谁让你身上那么多的坏毛病！”

野狗不解释，解释主人也听不懂。心想，你们当时把我打得还轻吗？最关键的，是你们冤枉我，冤枉一只比你们聪明得多的狗！就因为我是狗，你们是人，就可以愚蠢欺侮聪明！

主人急忙放它进来，一看两爪流血，慌问：“你这是从哪里来？看这几月，瘦成啥了！”急忙取来药水，给它往爪子上涂。

它心里清楚，其实这些破药水早都过期了，只要往爪子上蘸点盐水，比它管用。可是，没办法，谁让自个是一条狗，你尽管比主人见识广，你也得任他摆布。

主人上完了药水，又找来块布条，将它的爪子包了个严实。本来，它想反抗，但一看主人对自个爱怜的样子，也不忍伤他们的好心，只是在心底叹：“好蠢的主人啊，伤口捂着，能好吗？不捂烂了才怪！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没办法。想好了，等晚上，趁主人不注意，就自个蹬了它！

主人又拿出了往日让它很烦很难吃的那种狗粮，虽然从心底里抵触，但却装着饿极了样子，猛吃上两口。

主人就感慨：“你看看，出去这一段，肯定遭了不少罪。”

另一个就训它：“再让你往外跑，没饿死你！知道家的温暖了吧？”

它顺从地头偎在主人的膝下。主人抚摸着它的头：“听话。听话，就可以过好日子。以后别再趁人不备，伺机外跑，家中多好，我们对你多好？”

它舌头舔舔主人捋它毛的手，心里说：“你们就是蠢点，别的都还没啥挑剔，比山里的大野狗强十倍八倍。”

晚饭，主人做了一桌子好吃的，也让它上了桌，蹲在个椅子上，享受和人同等待遇。

主人不停地往它嘴边夹排骨、丸子……

它就感慨：人主子，其实比狗主子，强好多，只是蠢点——我都能闻出这排骨不是很新鲜，有味了。这丸子里掺杂了好几种对身体有害的原料，也有点蛤蚧，一吃就知道是地沟油做的。可是主人却一个个吃得香喷喷美滋滋，头上直冒汗，直言“好吃，真好吃。”——若干年后，身子不舒服，去医院一查，癌，哭天抹泪，天塌了下来，全家的银两全交给医院。最后在那公墓里再买一块昂贵的墓地，把自个葬了！——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装着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可着劲地啃那肉丸。只为一点——博取主人的欢心。

几个菜端上了桌，它又闻出了异味：那炒菜油里，掺杂了尸油——在墓地栖身那会，经野狗B提醒，它已经在和墓地相连的火葬场后墙根，经常闻到和识下了这种气味。内心就又慨叹：别看你们豢养我，表面上你管着我，训导我这，训导我那。其实我比你们知道得多的多！我知道你们好多人在吃人。我这会儿也在吃你们人，我从内心来讲，就不想吃你们人，是你们自个把你们同伴尸体的油送到我嘴边，恩赐给我，我必须吃，我能拒绝吗？拒绝了，就会失你们宠！

吃完了饭，主人一家带它出去遛，趁主人不注意，他将肚里吃下的食物吐了一些，又将脚上的破布条也蹬了，轻松了不少。

主人领他转的还是那条坑坑洼洼到处石头瓦块的路，它也再不吭声——跟愚主子的相处之道就是一切心里明白，但顺着他来，谁让他是主子我是狗呢，这种不公平是由出身决定的，而不是由智慧决定的，没办法的

事。我硬要扭着来，上次不就挨了打？真理是常常要被打的！

回到家，主人一看，说：“咋布条掉了？快快快，找一块来，重新缠上。”

它心里骂：“人傻不能怨狗，由他折腾吧。谁让他们是我主人呢，谁让他对我这么好呢！”

打开电视，又拨到那一个个杂耍、耍猴、耍嘴、拼拼杀杀类低智频道，主人一家或捧腹或聆听或激愤。

它蹲在一旁，也装着认真看的样子，心里却慨：“这些个，我要是能直起身子来，讲人语，我都能导！”

它不愿再跟主人一家盯着电视框犯傻，就偏过头去看那窗外一弯昏暗的月牙，突然就又怀念起山上的生活来。那里虽然大野狗霸道，可是相对自由度要比这里大很多，可以四处乱蹿，也可以乱叫。白天可沐浴阳光，夜晚可欣赏明月。虽然大野狗全将母狗霸着，可是自个起码可以站得远远地流着涎水看母狗。在这里却是连见个母狗的机会都没了！每天出去一趟，就如蹲监放风一样快。十次中能一次见到只母狗，想蹿上去骚情一下，也会被主人喝回来；在山里也不会整天地吃这些垃圾食品。吃得你直恶心，想吐，还得背过主人……盯着月牙，感慨不已，有无限的悔意，真是在墙外想跳墙内，在墙内又想墙外的好！就有一首诗，泛上它的狗脑来——那家被杂货店老伴逼走的文化局干部，过去，他从主人家逃出来居无定所，食不裹腹时，常去到他家后花园。那人常邀三、五友人在自个家的葡萄架下把酒吟诗。它经常蹲在栏栅外，等着他们给自个扔出骨头来。一来二去，也就几乎被熏陶成了文狗。这会儿就念出了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主人猛喝一嗓子：“叫什么叫？我们看得正好！”

后边的词被噎回到肚里去——这一噎，噎得它考虑是否二次出走。

## 六

出走，还是呆着？过这种表面被宠着，实际上被圈着，没有任何自由，又同愚主人一道，天天吃垃圾食品，过低劣精神生活的日子？——以前曾为家狗逃亡为野狗现在复成为家狗的它，又一次面临选择：要么被圈成抑郁症；要么最终被整成癌症，成主人的陪葬者。

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它又一次选择了逃离——愚狗不事二主，但智狗，要择明主而投！它想到了那位文化局的干部。以前主人打它出逃后，多亏了他对自个的救济——它曾多次去过他家，深知是一位知性达情的开明之人。它想进门，叫两声，对方就会知道是它来了，给它开门。它想走时，看着主人叫两声，跑到门口，那主人也就会打开门放它出去，任它来去自由。还有，这位干部在吃上，似乎很是讲究，喂给自个他们吃过的饭菜，好象是正宗的油炒的，没什么异味。主人听广播，看电视，也总是挑一些个有深度的知识类，挺适合它喜欢求知的胃口，它也蹭着过把瘾。心里不止一次地感慨，主人要是变成狗，或是自个变成人，两个一定会成为莫逆之交。在过去，它在他旧家的栏栅处看他和他的朋友们喝酒吟诗的时候，就特别地羨，要是自个是个人，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位，多爽啊！做为一只聪明的狗，实在是太孤独了！大部分的人都愚蠢之极，况狗乎！

一天早晨，趁主人开门放它出去撒尿机会，它便扬长而去，出小区时回过头往自个主人家楼门口吠一声道：“别了，我可爱但愚蠢的主人！”

来到那文化局干部所住小区门口，遇到了熟悉的流浪狗C。C也是那位文化干部恩惠

的受益者，所以两狗很熟。讲明来意，多日不见，如隔三秋。对方声音哽咽，报噩耗：恩人一星期前刚离世，而且得的竟然是癌症！它万千感慨，一慨为什么世上总是好人命短，王八长寿。二慨文化干部吃饭那么注意，它一点儿在他的饭菜中没吃出异味来，都得了癌，可见现在这癌是无孔不入，肯定是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在单位也受像他旧邻居那样低劣领导的气，郁闷在心，日久成病。二，肯定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受到了致病因素的戕害。不免人死狗悲——人都这样经不住，更何况自个区区一条狗的免疫力！想到此，更加认定自个的出走是正确的选择。

C问它：“以后，咱俩就作个伴，在这小区混？”

它开导C：“你傻？呆在小区，整天得提心吊胆防不怀好意的人将我们捉了送到火锅店开膛破肚，又怕熊人家的孩子袭击，动不动就拿砖头瓦块砸我们，或是放鞭炮扔我们身上取乐。三怕治安队的将我们收拾了扔到大戈壁滩，那几乎就等于判了死刑。你不知道，还是那墓园最好，以上三种人是断不会前往的。一般去祭奠先人的人，装也得在那一刻慈悲起来，是绝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再说，他们去那阵，我们可找个地方先躲起来。他们前脚一走，那些祭品就成了我们的享受。而且我们的鼻子比他们人的高明多了去了，能闻出哪些是地沟油炒得菜，哪些不是，哪些是掺了工业原料的，打了激素上了化肥，哪些是天然的，上得少些的，尽着我们挑，多美！”

俩狗就一同去墓园。

远远地看见一只狗在一墓碑下正啃着什么，走近一看，它大喝一声，“老B，怎么是你？你不是在祁连山下大野狗的麾下混日子吗？”

对方见是它，苦笑笑：“还是你聪明呀，大哥，有先见之明。你走没两天，狗群

里就发生了内乱，有两条壮公狗欲夺大野狗的大座，走露风声，被小狗告了密，大野狗提前半天大开杀戒，率一干亲信把两只壮公狗活活剥皮生吞，吓得其它众狗瑟缩发抖。大野狗甚至怀疑到了我，把我也重又关起来审查三日方放出。我心想，我对它那么忠诚，它都不放过怀疑，以后准还会生事。两壮公狗的今天，弄不好就是我的明天，不如早逃为上。所以就重回到了城里，回到了这里。经过这一遭，我才体会到，这里就是天堂，比哪里都好！”

它回头看小C一眼：“听见了没有？”又唏嘘：“只说是人总玩这一套，没想到狗玩起来也一样地熟，一样地狠，究竟是本能呢，还是也从人那里学来的？”又对两狗道：“啥事都是轮回，转了一大圈，重又回到了这墓园。什么叫活着？这就叫活着！就是老B体悟的：人类的墓园，却是我们的天堂！快，去各处搜集吃的喝的，咱仨今天晚上好好地庆贺一下大会师！”

很快东西就整全乎了——有猪蹄鸡爪牛肝羊心，甚至还搞来了半瓶二锅头。几个坐在墓碑下，人的先人的头顶，吃着，划着，喝着，乐着。

它这会儿，才可着嗓子将那首诗吼全了出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再也没有人拦它。

两狗一听它竟然念开了人词，惊得目瞪口呆，佩服不已，连声称颂：“文狗，大文狗！”

它就得意地想到了山上的那条大野狗。有这样的崇拜者，等过两天，再引来两条母狗，再整出几窝崽，成一群，我就和他大野狗过的是一样一样的日子！

正得意间，突然墓园里有动静，俩狗条件反射地吼了两嗓，他制止：“傻货，咬人的狗不叫！准是来偷祭品的人鬼。是他心虚，而不是我们心虚。只要我们悄悄地黑地

里扑过去，蔫不声地咬他一口，就能把他吓个半死！”

两狗方明白过来，齐声道：“在我们这里，和人不一样，不论出身，谁的脑瓜好使，谁老大。以后，你就是咱俩的爷！咱今天就给狗爷磕头了。”说着，双双放下前爪，跪了下去……



## 毕加索系列：名画《柯尔尼卡》欣赏 (沁梦)



作者简介：何惠珍，笔名沁梦，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多篇，喜欢背包走天下。沁洒沧桑阅皈依，梦释五蕴笑人生。

• 1 •

波士顿的夜晚是美丽的，特别冷还带着点风，地铁的轨道在街上反射着路灯的光，每隔几分钟就驶过的长长的地铁车厢，悠悠地，唱着有节奏的不变的歌谣。虽然还没到晚上十点，街上的行人已经寥寥无几，餐厅、咖啡馆的灯光依然闪烁。从美术博物馆出来，我的心情在极度的兴奋中难以平静，观展的澎湃热情还在敦促着我稍稍整理思绪。

画展的内容在我的脑海中过着电影，西班牙的毕加索这个男人，隔着大西洋的海浪汹涌，用他的画作告诉了我这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人，他的人生长河里就灌注了两件事：一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热血是沸腾的，生命荡起了双桨，他

要在汹涌波涛中斩浪前行，就如那油画《强掳萨宾妇女》。二是丰富感情，热爱女性。“我能给您画张画吗？”，情语如涓涓细流，细雨无声，浸透着女性缠绵的情怀，继而他获得饱满的激情与无数创作的灵感，就如那素描《沉睡的裸女》。

儿子笑咪咪的把我带进了顿亨廷顿大街的一家咖啡馆：“老妈啊，您怎么也成了毕加索的粉丝呢？”

一句话逗乐了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呵呵呵，别乱说，妈妈在想，毕加索到底给社会贡献了什么？一幅简简单单的素描怎么就值那么多钱！”

“1937年，他给世界贡献了一幅巨画，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是主题，名字叫《格尔尼卡》”

儿子说的名字我知道，好像收藏在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的博物馆里，曾经在书本上看过，当时根本没看懂。

“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毕加索把这幅画代表祖国送到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参展。后来这幅画还被送到挪威、英国、美国等国家巡回展览，引发了全世界热爱自由、拥护民主人士的共鸣。它不仅仅是一幅画了，而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和反对战争的人们的正义宣言。”

儿子滔滔不绝地讲着，我吃惊着他的记忆，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毕加索。儿子继续着他的话题：

“二战爆发，法国沦陷，《柯尔尼卡》无法运回欧洲，毕加索就将它租给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说等到西班牙恢复民主政府后，他再将油画运回祖国。

毕加索去世后，直到1981年9月10日，西班牙政府终于将当时估价4000万美元的《格尔尼卡》按照毕加索的遗愿运回了祖国。”

毕加索的贡献与影响原来这么大，我的内心感慨万分。

“老妈，好遗憾啊，毕加索最终也没亲眼看到西班牙人欢庆《格尔尼卡》归来时载歌载舞的场面。”

“以和平为主题，毕加索的画还有《和平鸽》呐！”我没他有底气，“毕加索1949年绘制的这幅石版画，高仅57厘米，长也只有76厘米，并不是巨幅画，却收藏在英国伦敦的泰特美术馆里。”

窗外的轨道车不时的穿梭在夜的黑幕中，车窗里的灯光不时的闪过咖啡馆。我们喝着咖啡，小声地聊着，偶尔我的眼睛扫射着咖啡馆里谈天说地的年轻人，他们很轻松的笑着乐着，渐渐地，我的兴奋与激动也平静了下来。

吃着甜点，品味着咖啡，儿子开始娓娓道来，给我讲起了《柯尔尼卡》和毕加索，并调皮地嘱咐，不要打断他的讲述，说毕加索的《柯尔尼卡》在他心里留下的烙印太深了。

•2•

“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区有个美丽古老的小镇柯尔尼卡，居住了7000多居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人们勤劳智慧，一代又一代，把小镇建设的繁荣文明。

1937年4月26日，在小镇是个集市日。下午4点钟的集市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伴随着轰鸣声，天空突然飞来一群飞机。在人们莫名其妙的眼光中，炸弹、燃烧弹雨点般的从空而降。房屋倒塌，血肉横飞，哭声震天，同时伴随着机枪扫射。一直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景象惨不忍睹。”儿子抿了口咖啡，调整着情绪。

“造成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毕加索的祖国发生了内战，德国人为在军事上支持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对西班牙共和党所辖制的柯尔尼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地毯式轰炸。后来统计数据公布，死亡1600多人，受伤近900人，小镇70%的建筑物被毁坏，几乎夷为平地……”

儿子平静地慢慢地讲着，深邃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两手紧紧握着的带着把手的咖啡杯。我放下了咖啡杯，一只手撑着桌子，一只手扶着我的下巴，愤怒，痛苦，由心而生。想插话，终于没敢打断儿子。

“老妈，这件事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一次对人类极残酷而又有计划的毁灭，是野蛮行为的极致啊！也可以说是黑暗夺取光明的胜利。”

停了一会，儿子嘘了口气，叫来了黑人服务生，英文说了什么。服务生给我又送来了咖啡，在儿子的面前摆上了一杯酒。儿子看着我的眼睛：

“妈，毕加索当时住在法国巴黎的格朗奥古斯丁大街，他的画室有足够的空间，十分的大。

两天后，4月28日，消息传到了巴黎，愤怒与痛苦沸腾着他的心，他马上用画笔就在画布上说话了。到5月1日，他画了五张草图，三张上面各有一个单独的形体，另外两张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组合。一直到六月，满腔的怒火让他无法停笔，他发狂地工作，总共画了60多幅草

图。6月中旬，经过修改整理，这幅结构宏大的作品宣告完成。”我递上酒杯，他喝了点，继续着话题。

“巨幅画，长近8米，高4米，难得一见啊！不过我到没看重这点，我喜欢画的内容。七组符号化的形象构图组成了画的意境。画了野牛和马两个动物，野牛代表邪恶与暴力，马代表人民。画了六个人物，抱孩子仰天长啸的女人，举着煤油灯的自由女神，……他们代表了人类。

了不起吧？老妈。我狭义理解，这幅画是毕加索对西班牙独裁者的控诉；广义理解，我觉得是毕加索对所有战争、所有压迫的激情呼喊。血性男儿，我敬佩！”

儿子吃了几口甜点又接着说：“老妈，毕加索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用纸剪了一滴带血的眼泪，在画上各个角色的脸上移来移去，最后放在野牛的脸上好久，好像他觉得野牛应该与其他角色一样得到怜悯，但结果还是放弃了这滴眼泪。他对诗人荷赛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箱子里，至少每个周五把它拿出来一次贴在流泪的脸上。’他的思考很全面，我佩服！”

我接上儿子的话：“毕加索的确了不起，我也佩服他！正义感是不分国界的，是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世界人民都反对战争，热爱和平！”

“老妈，《柯尔尼卡》展出前，毕加索还发表了了一篇政治声明……”儿子在手机上搜索后翻译给我，“西班牙的战乱是反动势力对抗人民、对抗自由的争斗。身为艺术家，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抗拒反动势力、抗拒艺术的死亡争战。我如何能想象，即使只是片刻，我会同意反动势力和邪恶？……在我现在正在从事，而且将被命名为《柯尔尼卡》的这幅画里，我

明白地表现出我对那些把西班牙投入磨难与死亡之海的军事阶级的憎恶。”

夜已深，天极冷。我和儿子叹息着生命的无常，感慨着岁月的变迁。乘坐地铁绿色线，回到了我们的家。家人还没有睡，等着我们的归来。桌上的饭菜一会儿又氤氲起了热腾腾的饭香。

•3•

清晨，孩子们上班了，我从电脑上搜索到毕加索的《柯尔尼卡》，放大画面。看着，想着，再看着。我的大脑里始终回想着毕加索说过的话——“绘画不仅仅是为了装饰房间，它也可以成为战斗的工具，成为反对残暴和黑暗的手段。”

我终于静下心来，全心全意，绞尽脑汁，废寝忘食，仔细欣赏《柯尔尼卡》。

飞机狂轰滥炸、机枪扫射柯尔尼卡三个半小时，柯尔尼卡当时的场景画面必定很多，毕加索没有像拍摄照片那样截取画面。他的油画是组合，许多变形的几何图形和扭曲夸张的形象根据他表达内心感情的需要，精致巧妙地排列，组合成了《柯尔尼卡》的画面，有种剪贴画的视觉效果。

初看，画面随意，满脑糨子；反复观察，这些组合并不杂乱无章。画面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典型的金字塔式的构图，借鉴了传统的古典美学原则，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我侧着头，再换一种角度观察，画面就感觉由左、中、右三部份组成，俨然古代宗教画的三联式。

我不得不赞叹毕加索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

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了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了强调重点，真乃艺术功力深厚。

我规划了自己欣赏的步骤，先寻找人与物，再探寻技巧，最后真正理解作者的心灵。我想知道毕加索选择他们，做为意象，表达了什么意义，目的是什么。

画中央是匹受了重伤的马，面部扭曲痛苦，愤恨地回头看着野牛，身体向右，头向左边，臀部扎了根斗牛用的长矛，一条腿跪着。——它象征着受难的柯尔尼卡人民。它在痛苦中仰天长啸，夸张伸出的舌头如一把利剑，好像是对战争的声讨，眼睛圆睁着，是对敌人的怒视。

画面左边的那头野牛，面目狰狞，凶残无比，大部分身体淹没在黑暗中，只露着牛头。西班牙的标志是斗牛，世界都著名。画中的野牛泰然自若，冷漠无情。——明白了，画中的“野牛”代表了残暴，代表着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政府，代表着德国法西斯。毕加索把自己满腔的愤怒与仇恨倾注于野牛身上，揭露着法西斯战争地残酷无情。

画面中央上方的电灯泡，像只惊恐孤独的眼睛，在阴影中向外发着光芒，灯光如锯齿一般，仿佛要把法西斯的罪恶大白于人间。那个从窗口伸出惊恐脑袋手持着的蜡烛，仿佛纽约“自由女神”高举着的火炬，要为苦难的人民照亮希望的道路。我按照自己内心深处的认知，慢慢地分析领会着毕加索心怀。

儿子说油画中有六个人物，我从左到右一个个地找寻，只找到了五个。

画的左边，一位母亲，跪在牛前，脸向投下炸弹的方向，她的双手抱着死去的孩子，悲痛地仰天哭号。

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仰面朝天，没有头以下的部份。一只手强劲地朝前伸，另一只手却在远处握着一把断掉的剑。手上方的一朵小花是画中唯一象征着美好的部分。

大三角斜线上匆匆逃亡的女人，她是整幅画中最完整最详细的部份。她赤裸上身，没有穿鞋，俯身的恐惧仓惶逃跑，以致她的后腿跟不上远落身后。她眼睛离开了正常的位置，化成眼泪的形状，喻示着欲哭无泪，紧张注视着前方落下的炸弹。我的直觉，这个妇人形象取自鲁本斯的名画《战争恐怖》。

狂马右边的女人头，画法极简练，寥寥数笔就表情惊恐、注视前方，仿佛是从一个漆黑的窗口伸出，右侧的完全变形，另只手伸出，举着一盏煤油灯，宛如纽约的自由女神。

画的右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他举起双臂与倒在地上的士兵有关，张嘴仰天长啸与开头的母亲形象形成呼应。是对死去无辜生命的怜悯，也是为和平正义坚持到底的宣告。我依稀觉得这个形象是对戈雅的作品《1805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中那位举起双手英勇就义的英雄形象的致敬。

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种意识，画面上所有人的眼睛，目光都集中在上方炸弹掉下的方向。这些，都是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这个组合取材于古意大利画《哀痛的圣母》。米开朗基罗就有一幅极著名的雕塑“哀悼基督”，直立而坐的圣母和横抱的基督尸体构成一个十字，俱有极大的震撼力。

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一天，我的内心豁然洞开，我终于理解了毕加索和他的《柯

尔尼卡》：这幅画，毕加索综合运用了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力图展现战争带来的扭曲、苦难与恐怖。

《柯尔尼卡》就是画家毕加索的政治宣言，是抗议地球上所有战争的永恒纪念碑。

儿子下班回家了，小赖皮似地问我：老妈，今天吃什么？

我尴尬地笑了，回答：忘了，没吃饭，也没做饭。

儿子乐了：废寝忘食的老妈，成学者了。

我紧跟着就问上了：我在画面上怎么就找不到你说的第六个人呢？都是他惹的祸。你告诉妈妈，毕加索在这幅画里只用了黑、白、灰三种颜色，色彩单调，让人觉得烦躁，为什么不给躺着的士兵手里的花上涂上色彩？

“老妈，这种黯淡无光、黑白分明的颜色组合，凸显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被摧毁凋谢的生命和惊慌失措、到处逃窜的无辜平民。黑、白、灰三色象征着战争的阴森恐怖，比任何其他色彩都更能震撼人的心灵。”

我也终于明白了，《柯尔尼卡》当年长期保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时，美国人为什么要用防弹玻璃保护它，使它与法国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一起，共同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两幅用防弹玻璃保护的画作。

2018年10月13日于家中

## 童歌专栏: 劫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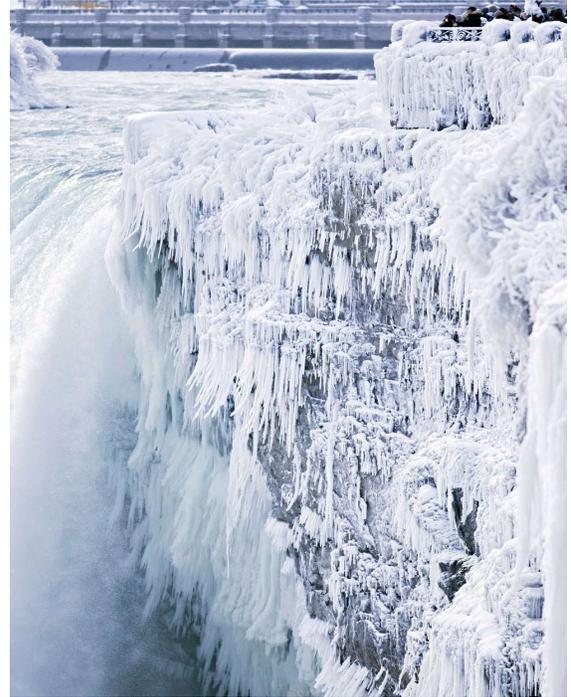
童歌：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1988年赴加留学。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十二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现为阿省作协会员。

### 劫持

— 致尼亚加拉大瀑布

你曾经那样  
不顾一切地奔向大海  
即使尼亚加拉的百尺悬崖  
也不曾使你畏惧  
纵身跃入  
那沸腾的谷底  
你用鲜活的生命  
创造出世界奇迹  
而在 2019 年的这个冬日  
你却被凝固成  
悬挂在半空晶莹的肢体  
冰封了你一生一世的期盼  
—— 那与大海相会的佳期  
我似乎感到了

那一刻你刺骨的痛楚  
我似乎听到了  
那一刻你绝望的哭泣  
你怎会料到  
在奔向幸福的途中  
你被严冬这个杀手  
劫持示众



### 无果花

那些无花果呀  
没开花就结了果  
她们会遗憾吗？  
遗憾世界从未目睹她们的娇颜  
而你知道吗？  
世界上还有一种无果花  
粉白嫩红，绚烂妖娆  
点缀了年年的三月天  
枝干上永远是粘粘糊糊的树胶  
如今的我才明白  
那是她们洗不净的泪水  
啊，只开花不结果的碧桃！



## 露易丝湖三首(姍竹)



### 苔

命运  
 将你弃置在潮湿阴冷的角落  
 从不曾享受  
 阳光的温暖  
 和月光的抚爱  
 默默看着  
 蜂与蝶匆匆飞过  
 去追寻那繁花的芳香与色彩  
 而你  
 即不怨恨  
 也不悲哀  
 并将你碧绿微小的生命  
 慢慢铺开

姍竹，幼年由祖母和父亲启蒙，学习诗词格律。十九岁离家读书时开始写作，曾获荆州第六届七夕诗会一等奖，并在《青年文艺家》，《北京文学》，《诗神》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辍笔多年，刚拾旧爱。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明。



### (一)

其实原本也没有什么刻骨的旧事  
 值得我黯然神伤，  
 值得我在湖光山色前怆然驻足  
 或者回首张望，  
 值得  
 我轻吟着唐诗宋词，  
 为一些离愁别恨暗自凄惶——  
 当漫山的清香缓缓袭来，  
 如同奏起一曲婉转的绝响。

可是心还是会渐渐忧伤起来，  
 为昨夜不曾读完的那篇乐府，

为车中尚未开始的那阙印第安民谣，  
为山口翠绿的松柏，  
为湖畔酒店中那簇玫瑰——  
那抹殷红究竟是你还是我啊，  
挣扎着在乱世中盛开。

是谁在轻轻啜泣？  
为屋檐上与积雪掩映着的阳光，  
为礼品店中沉积了万年的鱼化石，  
为今天宁静的幽谷，  
寂寥的松林，  
斑驳的火山岩，  
还有皑皑白雪下冰封的湖面。

在无人的落地窗前  
好想你握住我的手，  
把我眉头展开，  
再轻轻地拥我入怀。

### (二)

让我们沿着湖面一直向前走吧，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冬天，  
在这个湖静山空的午后。  
让我们一直走到路易丝湖的尽头，  
走进那片茂密的松林，  
如同走入一颗少女的心。

这里是否就是我最后的舞台？  
我仿佛已听到剧终的乐声响起，  
千万枝鲜花向我抛来。  
那么走到湖的尽头  
我是不是就该谦卑地俯首，  
优雅地低头谢幕。

可是，我还是想在这一脉清香里，  
对你说出心存的感激。  
感谢你陪着我这个蹩脚的演员，  
耐心地把这出戏从容地演完。  
感谢你在我忘记了台词的时候，

宽容地帮我诵读对白，  
直到曲终人散，  
所有的观众  
都满意地离开。

感谢你纵容我这许多年来冬攒梅雪，  
秋悲花瘦，  
如同今日在覆冰的湖面上  
你下意识地转过身，  
执我之手。

### (三)

原谅我不能陪你走到尽头，  
幕落之后，  
就把我留在这里吧，  
就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回忆  
这一世情缘半生错爱，  
回忆在戏开始的时候  
你我出于怎样的无奈  
才会接受这个剧本，  
回忆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你我都不是彼此心里想等的那个人。  
此时的我会含泪微笑吗？

只为今日的白云和蓝天，  
只为今日的露易丝湖，  
只为今日泪流满面的我，  
挚爱的人啊请你承诺，  
无论我离你多远，  
不要让我看到你沧桑了的额，  
花白了的发，  
永远永远永远，  
让我看到你无忧的笑脸，  
一如初次相见时  
那个快乐的少年。

2018 早春于露易丝湖

## 印第安 酋长乌鸦爪（下）（耕者）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现居加拿大卡尔加里。



加拿大政府派出代表和乌鸦爪谈判，要和整个黑脚族联盟签署一个叫《七条》的协议。加拿大政府一个官员这样解释说，大草原上的野水牛很快就要彻底消失了，这是你们祖祖辈辈依靠的食物来源。我们慈祥的英国女王为你们的未来感到忧虑，她想帮助你们重新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女王希望你们允许她的白人孩子在你们的土地上居住和生活。作为交换条件，她将帮助你们饲养家畜和种

植庄稼。你们逐渐改变生活方式，不必再依靠野水牛，最后像我们这样生活。另外，我们慷慨的女王答应每年都给你们钱，你们可以用这些钱去买任何你们喜欢的东西。

这些话无疑让乌鸦爪心动，但他深深知道他的人民不愿意放弃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如果像白人那样生活，印第安人就失去了宝贵的自由。可是，如果不签署这个条约，乌鸦爪也无法解决人民面临的饥饿问题。

乌鸦爪彷徨犹豫着，下不了决心。他说，我一个人做不了如此重大的决定，我要和其他两个联盟民族的酋长们一起商量以后再答复你们。

接下来的几天里，血族、佩甘族、黑脚族的酋长们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激烈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瞪圆眼睛，握紧拳头，伸直脖颈，大声吼叫，几乎吵翻了天。在一边旁听的加拿大政府官员们心惊胆颤，生怕这些印第安人在气头上突然拔枪相向，像黑社会老大那样火并！这些白人们开会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随时往外冲的姿势。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睛！

吵到最后，乌鸦爪缓缓地说，我认为，这个条约的好处和坏处已经非常清楚，再争辩下去没有任何意义。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穿红衣服的白人来到我们这里，帮我们赶走那些贪婪可恶的酒贩子，我们恐怕早就被白酒毁坏了。那些穿红衣服人的保护，就像鸟儿身上的羽毛在寒冷的冬天保持鸟儿温暖。我真心相信他们，我们与这些白人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你们不愿意签，我无法勉强，但我签了！

乌鸦爪签完字，大踏步走出帐外。其余的酋长们顿时静默下来，彼此看了片刻，都一一签了字。这一天是 1877 年 9 月 22 日。

不幸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年冬天，气候格外干燥，加拿大平原上到处发生自燃的大火，仅有的一些野水牛也因此南迁，进入美国境内。

加拿大政府的给养还没有分配下来。饥饿不堪的黑脚族人在乌鸦爪的带领下，举族大迁移，两千多人，浩浩荡荡，追随着野水牛的踪迹，来到美国蒙大拿州。这里，野水牛数量也不多，他们勉强度日。周围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生活格外艰难。

1881年，在其他印第安人部落的攻击下，加之蒙大拿的野水牛数量也越来越少，黑脚族人在美国境内再也无法立足，他们不得不重返加拿大的故乡。六百多公里，没有马匹帮助他们托运行李，马已经被宰杀吃掉了。这些形销骨立、衣着褴褛的印第安人，花了整整两个月，一步步挪回自己的家乡。四年前从这儿出去的两千人，如今只剩下一千人不到。

加拿大政府许诺给印第安人的配额终于发下来，却比原来答应数量少很多，黑脚族人依旧挨饿，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乌鸦爪依靠他的声望，勉强在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和平，他有些力不从心。

1882年1月，一件小事引发印第安人积蓄已久的怒火。在配额站前等待领取食物的长长队列里，一个饥寒交迫实在难以忍受的黑脚族武士，气怒之下，举枪向配额站紧闭的大门放了一枪。皇家骑警立即赶到，要逮捕这名武士。人群骚动起来，印第安人里三层外三层围住骑警，不让他们把人带走，有人开始对骑警推推搡搡。骑警们很紧张，随时可能拔枪自卫，情形十分危急。

乌鸦爪闻讯火速赶来，他对骑警们说，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你们强行抓人很可能引发暴乱，待事情平静下来，我会亲自把这个肇事的武士送到警察局让你们审判，我相信你们的法律。

这几个骑警离去，乌鸦爪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也返回营地。然而，那几个骑警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当时使的是权宜之计，他们回到警察局，大呼小叫，召集

全局所有警察，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又一次来到现场，强行带走这名武士。

有人把消息通报乌鸦爪，乌鸦爪觉得受了侮辱，一怒之下，他召集上百名武士，呼啸着把警察局围了个严严实实，要求立刻释放那名武士。

警察局长是一个很勇敢的白人，他独自一个人走出警察局大门，和乌鸦爪怒目相对。他对乌鸦爪说，我们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你们现在这种行为违反法律，我要你们立即撤回，请相信，我们会公正处理这件事。

乌鸦爪一向敬重这些皇家骑警，这位正气凛然的白人警官也让他顿生好感，他想了想，决定退却。但乌鸦爪不能丢掉一个酋长的面子，他严肃地说，我警告你们，一定要公正处理我的武士，不然的话，乌鸦爪指了指身后黑压压的人群，威胁说，我们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白人警官郑重地点点头，不知道他是想说我们一定公正处理你的武士，还是说我知道你们的力量也很强大。

乌鸦爪保住面子，满意地走了。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跟白人闹翻。他的人民需要粮食，而这些粮食，只有白人能提供，尽管少，但胜过无。

事情总算风平浪静下来，黑脚族人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春天耕种，秋天收获马铃薯和小麦，生活似乎在慢慢好转。

然而疾病开始在部落流行，乌鸦爪也躺倒了。这时候，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又在大平原上通了火车。火车头呜呜叫，吐着黑烟，喷着白汽，弄得乌鸦爪心烦意乱。他认为部落里传染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疾病都是让这头钢铁怪兽给弄的，他发誓要带领武士们去掀翻铁路，把这怪物推进深深的峡谷。幸亏乌鸦爪的病被白人医生及时治好，他也就收回了他的誓言。

1884年，整个加拿大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政府紧缩开支，解雇大批雇员，印第安人的

配额也随之大幅削减。这个时候，黑脚族人还不能够自给自足，他们又一次陷入饿肚子的困境。

在举国上下艰难之际，加拿大的梅蒂人造反了，他们组建自己的政权，开始武装反抗加拿大联邦政府。梅蒂临时政府派出很多信使，联络加拿大各地印第安人，希望取得他们支持。来找乌鸦爪的信使叫熊头（BEAR'S HEAD），乌鸦爪对他表示欢迎，愿意了解梅蒂政府的新纲领。

皇家骑警得到消息，派人来抓捕熊头。熊头被抓获，然而在押解去警察局的路上，他设法逃脱。骑警的头儿叫山姆·斯蒂里（SAM STEELE），他断定熊头逃回黑脚族人营地。山姆深知乌鸦爪为人，知道如果再一次带领这么多人大张旗鼓地回去抓捕熊头，肯定会惹怒乌鸦爪。山姆遣散其他人员，单枪匹马重回黑脚人营地。果然，在乌鸦爪的帐篷里，山姆看见大模大样蹲在那里抽水烟的熊头。

山姆平静地对怒目而视的乌鸦爪说，我只是在执行公务，行使一个警察应尽的义务，我恳请你答应让我把熊头带走。你放心，熊头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如果你不相信，我给你一张免费的往返火车票，法庭审判熊头那天，你可以去旁听。这个熊头到底有没有罪，法院会有明确的交待，你也会一清二楚。

乌鸦爪让山姆把熊头带走了。

地方法庭审判熊头那天，乌鸦爪用那张免费火车票赶过去旁听，他亲眼看到，法官由于拿不出太多证据证明熊头有罪，只得依据法律条款把他当庭释放。此情此景，让乌鸦爪的内心又一次受到震动。

梅蒂人的反抗之势愈演愈烈，加拿大政府非常担心黑脚族联盟，这个加拿大最大的印第安民族，参与战争。加拿大联邦政府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主动邀请联盟酋长乌鸦爪、血族酋长三头牛（THREE BULLS）和佩甘族酋长鹰尾巴（EAGLE TAIL），参观当时

加拿大发展得最好的城市温尼伯格。三个印第安民族大大小小几十个酋长，穿上鲜艳的民族服装，乘坐免费火车，一路好吃好喝地被白人招待，浩浩荡荡来到温尼伯格。

温尼伯格当时有近两万白人居民，印第安酋长们不无羡慕地看到，市容干净整洁，井然有序。这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们彼此礼貌友好。妇女受到尊重，老人得到照顾，孩子们无忧无虑。

回去后，乌鸦爪对他的人民说，旧的生活方式应该结束了，我们必须向白人学习，像他们那样生活。我们应该辛勤劳作，耕种土地，饲养牲畜，我们不要再依靠政府给我们的配额，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白人可以，我们就可以。

随着加拿大经济条件不断恶化，政府给印第安人的配额越来越少。然而这一次，黑脚族人没有像以往那样发泄他们的怒火。乌鸦爪带头在田间劳动，他由于不会使用耕犁而被围观的武士们哄笑，但乌鸦爪很快就学会了，一会儿就耕出一大片土地，田野里充满了新鲜泥土的芳香。哄笑的武士纷纷四散开去，像他们的酋长一样开始工作，他们似乎看到生活的希望。

梅蒂政府派出正式代表拜见乌鸦爪，带来大量礼物和美好的许诺，请求他派出武士参与反抗加拿大政府的战斗。乌鸦爪同情梅蒂人，但他不想让他的人民陷入可怕的战争。

这个智慧的酋长没有一口拒绝梅蒂人，他欢迎他们的到来，热情款待他们。他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送出战争腰带给另外两个联盟部族酋长，请求他们支持，如果他们响应我的号召，我们就一起出兵帮助你们，请你们耐心等待几天。

梅蒂政府的代表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乌鸦爪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等待的结果是什么。上次温尼伯格之旅，那两位大酋长，三头牛和鹰尾巴，像他一样被震撼，下定决

心要学习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怎么可能响应乌鸦爪这荒唐的战争号召！

然而战争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人们惊恐万状，有鼻子有眼地传说勇敢的乌鸦爪要发起战争了，乌鸦爪发誓要杀光所有白人。附近的白人居民惊慌失措，纷纷爬上火车，举家撤离，一片混乱。

加拿大政府紧急调动部队，严阵以待。他们派出一个勇敢的特使进入黑脚人营地。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注定回不来了，他出发时，伙伴们带着沉痛的表情与他紧紧拥抱。

乌鸦爪的玩笑到此结束。3月30日，一封电报飞进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办公室，电报上说，梅蒂特使已经失望地离开黑脚人营地，乌鸦爪带领他的人民继续耕地呢。

1886年9月30日，总理麦克唐纳在首都渥太华接见乌鸦爪，感谢他给加拿大人民带来和平并授予他勋章。

1890年初，乌鸦爪身患重病，加拿大政府闻讯后，迅速从卡尔加里派出白人医生去给他诊治，然而医生们也无力回天。4月25日夜，乌鸦爪神智清醒，他对守护在病床旁的人说，我要离开你们啦，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我要归向哪里。生命是什么？它是黑夜里燃烧的火光，它是冬天里野水牛的呼吸。太阳落山的时候，最后一抹阳光划过草地，然后消失。我该睡觉了。

乌鸦爪垂下头，昏昏睡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 Novel <<Horse>> chapter 25-27 (Steven Neu)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son Craig, and dog Ace.**



### Chapter 25

Mah went to Beijing for a Buddha convocation that was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festivities were over, he was going to leave Beijing and return to

his temple. But suddenly, a strong desire to know how Lin's life was going overwhelmed him. He decided to visit Lin's parents' house.

When he knocked on the door, a grey-haired, sickly lady opened it and looked blankly at him. Mah immediately recognized that she was Lin's mom. She was very old. She didn't seem to recognize Mah.

"Who are you?" she asked.

"I am Mah."

"I don't know who Mah is. No one has visited me for a long while. Come in if you want," she said as she began coughing.

Leaving the door open, she turned back and walked to the living room. Mah followed her. She sat slowly on a chair and looked vacantly at Mah again.

"Take a seat," she said.

Mah sat on a sofa. It didn't take long for Mah to notice her abnormal behaviour. With an uneasy feeling, Mah looked around the room. The ceiling was peeling off. There was a thick coat of dust everywhere. A spider was busy weaving its web in the corner of the wall. Cockroaches were racing on the table. A fat rat was lying on the bookshelf and looked suspiciously at Mah.

"How are you? How is Lin?" Mah asked, with a slight panic in his voice.

"I'm not well. My grandson is gone. My daughter is gone. My husband is gone. They

are all gone. I'll be gone soon too," she murmured.

"What happened?" Mah asked anxiously.

She didn't answer. She seemed to recall something, and then she shook her head. "My grandson is gone. My daughter is gone. My husband is gone. They are all gone. I'll be gone soon too," she repeated to herself.

Suddenly, Mah froze in fear. He realized some terrible thing must have happened to this family, to Lin.

"Where is Lin? Does she live in Lhasa still? What happened?" Mah stood up to get her attention and hasten her response.

"My grandson is gone. My daughter is gone. My husband is gone. They are all gone. I'll be gone soon too," she mumbled. She didn't look at Mah while she was speaking. She looked at a photo frame that was hanging on the wall.

Mah approached the photo of the whole family with Lin, her parents, and a cute boy. In the photo, all of them were smiling at Mah.

Who is this boy? Her son? She must have been married to the son of the high-ranking officer. His name is...right! Lew! Why isn't Lew in this photo?

Memories surfaced like movie scenes in Mah's brain...

“Mah, I am yours. It doesn't matter what happens,” Lin cried when they kissed goodbye in Lhasa. That was the last time they saw each other ...

“Lhasa is my kingdom,” Lew said...

In the penthouse, Mah beat Lew up on the sofa and pressed the knife against his neck...

Just in this room, Lin's mom kneeled down in front of Mah and begged him to leave Lin alone. She drank poison to ensure Mah comply with her request...

In the hospital, Mah wrote the words “Lin, my love for you has run out” in blood on a piece of white cloth. ...

It seemed all these things just happened yesterday! It was like a dream!

When people wake up from a real dream, everything is the same as before. When Mah woke up, the world in front of him had totally changed. No! It was not dream! These things actually happened.

Staring at the photo, Mah asked himself over and over. What happened here? Where are you Lin?

Mah rented a room nearby. He sent telegrams and wrote letters to Lhasa. All of them were returned with the labels stating no a person with this name here.

Mah went to look after Lin's mom everyday. She was so weak and sick that he

knew she wouldn't live very long. She was mentally deranged and had no memory of anything that happened before. Every day, she talked to herself or cried for no apparent reason. Sometimes, she talked to Mah, but Mah was pretty sure she didn't know w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 Occasionally, Mah would hear her say some words, such as divorce, fire, die, and fled. These words helped Mah to place together a heart-breaking story. He often dreamed there was a big fire - flames and smoke billowing - he could hear crying and saw Lin walking into the fire... He would wake up sweating and screaming.

Where are you Lin?

Half a year later, Lin's mom passed away. When Mah cleaned out her house, he found a letter written by Lin. This was the only letter Lin wrote after she left home. She said she was a nun now and lived peacefully in a convent. She didn't mention the name of the convent but indicated that it was located on a famous mountain in the south of China, Wooyi Mountain.

When Mah read the letter, his body started to shake. Like a spark shimmers and burns through the darkness, the letter ignited Mah's hope for his new life. He didn't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Lin, but he knew he would bring her back. They would live

together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Nobody could do anything to stop them now.

Mah looked for a listing of convents in the library. There was total of ten convents in the Wooyi mountain area. Most of them were not accessible by public roads, so visitors would have to hike in if they wanted to visit them.

One by one, Mah would visit each convent until he found Lin. It was just matter of time. As a wandering monk, Mah had walked across half of China. This trip would be a piece of cake for him.

## Chapter 26

Time elapsed quickly. Lin had been at the convent for four years.

One day, Lin was cleaning the kitchen when another nun came to her and said the abbess wanted to see her. Lin hurried to see the abbess. Waiting in the doorway, the abbess saw her and smiled.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Do you like it here?” the abbess asked warmly.

“Every thing is fine. I can’t imagine myself anywhere else,” Lin answered.

“Good. I know we haven’t spoken very much since you arrived, but I have seen how hard you work – cleaning and cooking for us at the convent. You have a heavy workload. People tell me you get along very well with

the others. I have never heard you complain about your duties. You might not know this but when I joined this convent, my situation was much worse. I had to do everything for my masters, including clean their feet every night and dump and wash their toilets every morning. Just like you, I didn’t complain. I was the hardest, best worker in the convent. After a few years, I was told I had finally passed the test. My masters started to teach me the wisdom of the Buddha.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do you know why and how I finally got my current position as a powerful abbess in this convent?”

Puzzled, Lin shook her head. She didn’t know why the abbess was so willing to share her secret with her.

Reading Lin’s mind, the abbess smiled again.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I am telling you this very soon. After being at the convent for many years, I received a couple of promotions. When the previous abbess was dying, several candidates started vying for her position. I was one of them. Everybody knows the power an abbess has. Candidates began infighting and used all kinds of tricks, plots, rumours and other cunning means to discredit each other. You name it, they did it.”

Pausing, the abbess took a sip of tea.

“I was tired and disappointed. Eventually I withdrew from the competition.

I thought this was Buddha's will until a few weeks later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changed my fate. One of my classmates in university, Mr. Zhang,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m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e to visit me. He is my best friend and he also is a reverent Buddhist. When I told him about the competition, he contacted the abbess to express his interest in donating a huge amount of money to our convent with one condition. It's not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what the condition was, is it? He said I must succeed to the position of abbess."

Seeing Lin speechless, the abbess smiled.

"Well, this is a true story. You are surprised, aren't you? Keep in mind, there is no heaven on the earth. Don't expect too much or be so naïve in thinking that any convent or temple in the world is heavenly. They are run by people, not by God. Generally people believe that monks and nuns are nicer than everyone else, but they are still human beings. They think and are tempted just like anybody else."

Lin nodded with slight disappointment.

"Now, let's go back to Mr. Zhang. I have a heart condition. Mr. Zhang wrote me a letter and invited me to go to America to have my heart operated. This will be my second operation to repair my heart. It will be

a high-risk surgery. Mr Zhang believes that the 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in the States will improve my chances of survival. I agree with him. I need someone to look after me. I think you are the best person for this job.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say yes."

## Chapter 27

Mah had been walking and searching the Wooyi Mountain area for three months. He had visited six convents so far. Every time he was told there was no person called Lin at the convent, Mah was not discouraged. Instead, the hope in his heart would grow like a snowball rolling on the ground –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Whenever he finished visiting a convent, he couldn't wait to go to next one to see if Lin was there.

One night, Mah walked into a large pine forest and lost his way. The dark sky was covered by dense rain clouds. They seemed to be pushed down by gravity and hovered just above Mah's head. Rumbles of thunder echoed along the dark blue horizon. It became louder and louder, as if a powerful army was marching in the cloud. Mah was scared.

Suddenly, Bang! Like a sharp sword, a lightning bolt slashed the trunk of a pine tree not far from Mah. In an instant, the trunk was

split and fell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 fireball soared from the bark of the tree. The dry, oily branches immediately turned into ash. Quickly, the pine forest became an ocean of fire.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 heavy rain fell from the clouds. Red flames hissed at the falling rain, while plumes of white smoke danced like ghosts.

Mah's skin and hair had been singed by the fire. He could barely breathe. He felt pain inside his chest, as if he had just inhaled cayenne powder. Before he lost his consciousness, Mah noticed that small rabbits, snakes and squirrels were bolting from the fire in the same direction. He took off his shirt and covered his nose and mouth, and followed them.

A few minutes later, a creek appeared in front of him. The animals jumped or slithered into the water. Mah did the same. He followed the creek until he had escaped.

Desperately, Mah found a shelter under a cliff. He lay down and fell asleep. After midnight, the rain stopped. The wind was gone. It became warm. Mah started dreaming...

It was sunny and he was walking along a narrow trail. Colourful flowers were blooming on both sides of him. He saw a beautiful convent in the distance. He knew Lin was there. His heart was beating faster

and faster, as if it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his throat. He began running. The convent was closer. Suddenly, the door opened. Lin stepped out. She was smiling at him and opened her arms to embrace him. She wore a white robe that fluttered in the wind. She looked like an angel.

“Lin!” Mah yelled.

He woke up and looked around. It was dawn already. The sun was climbing behind the mountain and flooded the valley with light. Mah stood up and continue on his quest.

As the sun rose, Mah's hope for a new life rose with it. God?

(To be continued...)



## 2019 年中国十大民营石油企业出炉 (石油 Link)

三桶油、中化集团等一众国企之外，中国活跃着大量的民营石油企业，他们是中国乃至全球石油行业不可或缺的力量。那么，中国最强的石油民企都有谁呢？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又表现如何？

8 月 22 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了“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本次 500 强上榜门槛为 185.85 亿。榜单中，主营业务同油气相关的民营企业高达 33 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民营石油巨头吧！



### No.1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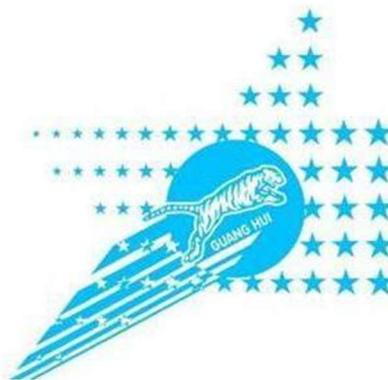
年营收: 3717 亿元

省份: 江苏省

恒力集团始建于 1994 年，是以炼油、石化、聚酯新材料和纺织全产业链发展的企业，是唯一入围民营企业 10 强的石油类相关企业。

集团筹建的“恒力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是列入国务院文件的第一个重大民营炼化项目，于今年 5 月份全面投产，为公司“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发展加足了马力。

值得一提的是，承担运营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恒力石化，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23.33 亿元，同比增长 60.0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0.21 亿元，同比劲增 113.62%，半年度业绩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盈利水平，显示了炼化一体化项目的超强实力。



### No.2 新疆广汇集团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22

年营收: 1889 亿元

省份: 新疆

新疆广汇集团是一家集能源开发、汽车服务、现代物流、置业服务与一体的综合企业，位列世界 500 强第 439 位。

其能源开发业务覆盖油气开采、能源物流、液化天然气等领域，目前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拥有自己的油气区块，是第一个在国外拥有油气资源的民营企业。

目前，公司拥有出疆能源物流通道、中哈跨境天然气管道、海运油气接收通道三大物流通道，这在民营企业中是不多见的。



### No.3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28

年营收: 1447 亿元

省份: 浙江省

浙江恒逸集团成立于 1974 年, 以纺织起家, 现已发展成一家专业从事石油化工与化纤原料生产的大型民营企业, 公司以“涤纶+锦纶”双产业链为驱动, 旗下参控股企业现具备年产 1350 万吨 PTA、755 万吨 PET、60 万吨 DTY、40 万吨 CPL、46.5 万吨 PA6 的生产能力。

今年 7 月份, 恒逸文莱 PMB 石化项目全面试车顺利推进, 商业化运营在即。作为中国民营四大炼化项目之一, 一旦项目全面投产, 将显著改善公司现有的 PTA-聚酯产业链的原料供给格局, 突破原料瓶颈, 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 No.4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29

年营收: 1435 亿元

省份: 江苏省

盛虹集团发轫于“绸都”江苏盛泽, 从印染起步, 目前是一家以石化、纺织、能源为主业的创新型高科技产业集团。

公司在江苏连云港 16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已全面开工, 项目投资约 775 亿元, 预计将于 2021 年建成投产。

届时, 可实现年产值约 1200 亿元, 推动盛虹集团形成完整的“原油-芳烃-PTA-聚酯-化纤”新型高端纺织产业链和“原油+醇基-烯烃-精细化工”特色石化产业链。



### No.5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33

年营收: 1286 亿元

省份: 浙江省

荣盛集团总部位于杭州, 业务覆盖石化化纤、房地产、金融投资等多产业。在石油化纤领域, 荣盛产业链不断向上游延伸。

目前, 公司已形成从芳烃到下游的精对苯二甲酸 (PTA) 及聚酯 (PET, 含瓶片、薄膜)、涤纶丝 (POY、FDY、DTY) 一条龙生产线。

今年 5 月, 公司参建的舟山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投产。借此, 荣盛集团将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石油石化企业之一。

### No.6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40

年营收: 1161 亿元

省份：河北省

新奥集团创业于 1989 年，业务以天然气为中心，形成了天然气下游分销、中游贸易储运和上游生产开采的完整产业链条。

值得一提的是，新奥集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油气公司桑托斯（Santos）第一大股东，借桑托斯强大的油气生产能力，提升了公司海外常规天然气的获取能力。

2018 年 10 月，新奥舟山 LNG 接收站正式投运，该接收站是国内首家由民营企业投建、运营的大型 LNG 接收站项目。项目的落成，显著提升了新奥在国内天然气领域的强大竞争力。

#### No.7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55

年营收：1018 亿元

省份：山东省

山东东明位于菏泽市东明县，作为山东地炼的龙头企业，是集原油加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及工程技术、成品油（气）销售等为一体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山东东明依托其 1500 万吨/年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大力推进终端销售。按照规划，3 到 5 年时间，将投资近 150 亿元，通过新建、收购、租赁等方式，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十个省市，形成 1000 余座加油（气）站的营销网络。

#### No.8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61

年营收：923 亿元

省份：山东省

万达集团是一家覆盖石油化工、港口物流、橡胶轮胎、特种电缆、国际贸易等产业于一体的国际化大型企业集团，旗下拥有多家石油石化企业，坐落于东营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目前，万达集团拥有 2000 万吨/年综合加工能力，单套 500 万吨/年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此外，还拥有 440 万吨/年进口原油配额及相关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等多项资质。

#### No.9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71

年营收：854 亿元

省份：山东省

利华益集团于 1993 年在东营利津成立，业务以石油化工为主导产业，集制药、纺织服装、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多元化经营。

2018 年，利华益利津炼化公司炼油装置技术优化升级和油品质量升级联合装置项目，获得“国家成品油质量升级项目贴息补助项目”，补助资金 9950 万元。该项目在 2015 年建成投产，是中国石化企业率先采用环保型全加氢加工流程的项目之一。

#### No.10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10

年营收：620 亿元

省份：山东省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位于东营市，是一家集石油化工、新能源材料、半导体化学、营养与消费化学、医药、金融物流和国际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化工企业集团。

过去的一年，山东海科化工炼油智能工厂试点示范项目，成功入选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成为 4 年以来唯一的入选的地炼企业。

#### No.11 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14

年营收: 600 亿元

省份: 辽宁省

盘锦北燃是东北三省最大的民营地炼企业, 拥有上千万吨原油加工产能, 加工原油主要来自巴西、委内瑞拉、中海原油以及辽河油田原油。

2017 年底, 公司实施了 300 万吨/年轻烃综合利用项目, 一期项目投资近 200 亿元,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借此项目, 盘锦北燃有望实现上下游联动发展。

#### No.12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34

年营收: 535 亿元

省份: 山东省

京博控股集团前身始于 1988 年的博兴县润滑油厂, 历经数十载积淀, 现已发展成石油炼制与后续深加工、终端零售、新材料、物流等多元化业务的大型民营企业。

旗下京博石化是山东省首家实施清净汽油标准的地炼企业之一, 目前其原油一次加工能力为 350 万吨/年。

#### No.13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37

年营收: 529 亿元

省份: 山东省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是以石油炼化为主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590 万吨,

综合加工能力 1200 万吨, 汽油、柴油质量达到国 VI 标准。

目前, 集团加快推进炼化一体化转型, 规划建设轻烃综合利用、聚丙烯、苯乙烯、环氧丙烷、EPM、苯酚、丙酮、双酚 A、PC 等多个项目。

#### No.14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46

年营收: 489 亿元

省份: 江苏省

东华能源围绕中东油田伴生气和北美页岩气等优质资源, 专注于烷烃资源的进口、销售和深加工, 业务范围涵盖烷烃资源国际国内贸易、化工仓储, 终端零售及基础石化等四大板块, 是中国最大的液化石油气 (LPG) 综合运营商。

#### No.15 金澳科技 (湖北) 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72

年营收: 440 亿元

省份: 湖北省

金澳科技于 1997 年由潜江市石油化工厂改制成立, 历经 1999 年国家清理整顿, 被保留下来的华中地区最大的地方炼油企业, 目前发展成集生产、贸易、物流储运等于一体的集团化企业。

据悉, 金澳科技年炼油一次加工能力 730 万吨, 主要生产和销售 95#、92# 车用汽油, 0# 柴油, 聚丙烯、精丙烯、石油焦等, 其中 70% 产品售给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航油、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等大型企业。

#### No.16 福佳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82

年营收: 427 亿元

省份: 辽宁省

福佳集团总部位于滨海城市大连,是集石油化工、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金融投资、贸易经营等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

公司拥有全国首家民营控股的联合芳烃石化项目,主要装置包括重整装置、制苯装置、吸附装置、制苯二套装置、吸附二套装置,现对二甲苯年产量 140 万吨,是国内主要的对二甲苯生产企业之一。

#### No.17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90

年营收: 412 亿元

省份: 山东省

山东玉皇化工始建于 1986 年,是一家民营股份制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具有从炼油到精细化工、从基本有机化工到高分子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条。

2018 年 8 月 22 日,山东玉皇化工集团与美国科氏工业集团在休斯顿签署合作协议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共同出资建设 180 万吨/年天然气制甲醇项目,此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甲醇项目之一。

#### No.18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195

年营收: 407 亿元

省份: 山东省

汇丰石化成立于 1997 年,现已发展成为集石油炼制、精细化工、热力供应、零售终端、物流服务、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

目前,汇丰石化拥有危化品铁路专用线 10 条,烟台港、日照港至汇丰石化输油管线 3 条,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及使用权 416 万吨/年,一次加工能力 580 万吨/年,综合加工能力 1500 万吨/年。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5 月汇丰石化 49.18 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中国品牌价值(能源化工)榜第 17 位。

#### No.19 滨化集团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211

年营收: 381 亿元

省份: 山东省

滨化集团,位于黄河三角洲腹地的滨州市,产业涵盖盐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热电、口岸仓储、金融等领域,是我国重要的环氧丙烷、三氯乙烯以及油田助剂供应商。

#### No.20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 No.236

年营收: 352 亿元

省份: 山东省

山东清源座落于淄博,是一家以原油炼化为核心,集润滑油、清洁燃油、塑料农膜、大型压力容器等多产业并举的企业。

据悉,公司拥有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820 万吨/年(预计 2020 年达到 1120 万吨/年),进口原油使用配额 704 万吨/年,综合加工能力 1800 万吨/年。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